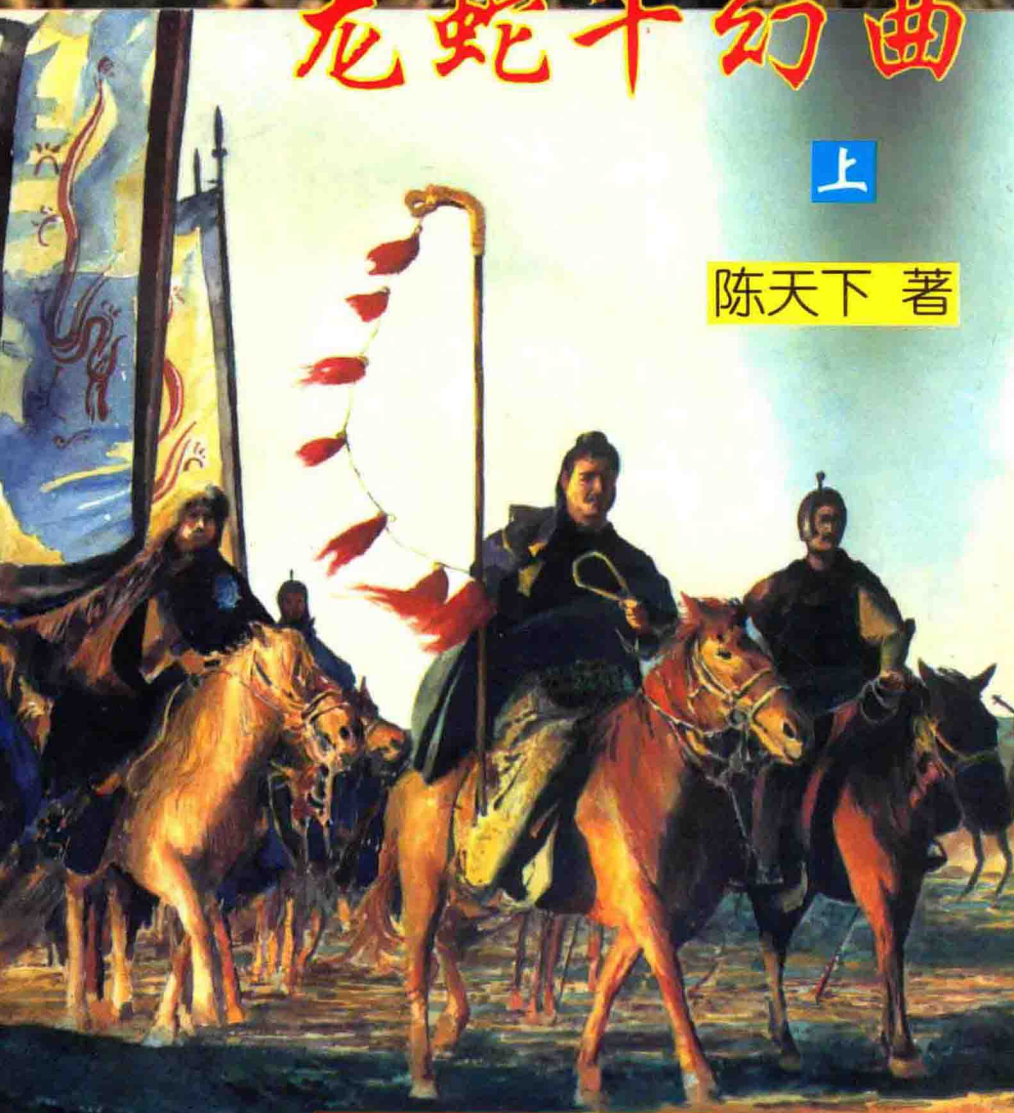


神魔武林正传

龙蛇奇幻曲

上

陈天下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陈天下武侠作品首选集

神魔武林正传

③

龙蛇千幻曲 上

陈天下 著

内 容 简 介

为神，为魔，都非常人。非大力量、大手段者，不足为神，亦不足为魔！

武林之绝顶高手，神魔之战，在所难免！

身负血海深仇的武林侠少，迭遇奇事，屡遭杀劫——

男人不是男人，是什么？

恩人不是恩人，又是什么？

情耶，恨耶，谁辨是非？正也，邪也，难识真伪！

欲知峨嵋派之宗派来历否？欲识神秘教派排教之人物否？丐帮双老，魔足妙手，君山龙王，三湘快刀。岳阳楼，风云变色，公门高手、冰尸老怪，黑白两道龙虎会；舞阳洞，鹰蛇列阵，金刀庄主、擎雕毒神，正邪高手生死斗！

此书江湖流派之博闻，武术精妙之描写，可谓独步一时！小说平实与诡异互衬，刀光剑影与伤心情事并述，直把江湖万里，写得曲折起伏，令人一旦捧起，欲罢不能！

出版说明

《陈天下武侠作品首选集》按下列体例编辑出版：

一. 所有文稿系根据陈天下先生提供手稿编辑出版，由作家亲加定校。

二. 大部作品前有《总序》、《分序》及作家写的笔名说明。同时为方便读者了解书中内容，每部书前附内容简介。

三. 为方便读者更好地了解陈天下先生的小说，在一些书特编《附编》，附录有关文章，以提供作家写作背景等资料。

四. 本书为便于读者欣赏作品，特延请有关专家和美术工作者绘制绣像、插图若干，置于书前与书中，以不等距分布，作为插页，不列入页码。另请江左篆刻名家治印若干方，以金石语而述作家生平及爱好雅饰图书。

五. 书前序文与笔名说明，书后附录均另标页码，以示和正文有别。

总 序

赤 铁

1993年5月12日,我在某校作文学讲座,有学生递条问:你喜欢港台畅销书么?为什么中国大陆产生不了琼瑶、三毛、席慕容和金庸、古龙、梁羽生?我记得当时讲了阅读的陌生化原则与亲和力原则,说明异域作品易于获得读者信任和平民写作易于接受,讲到内地文学写作中的拒绝读者市场的三大误区;讲了文学的职业写作与作家的创作准备,讲了作为现代图书商业运作机制下文学类型写作的游戏规则问题及其激励机制(在谈到这一点时顺便谈了港台娱乐片的制作和内地拍片的异同及优劣);最后谈到港台与内地的出版机制问题。时隔数年,回首所言,犹觉尚未过时。现总其说录于下,质诸方家时贤。

一部作品要获得读者的接受,成为畅销书,须得具备两大要素中一样:或陌生化或亲和性。前者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言人所未闻。幕后小说,科幻小说,名人秘事,奇闻怪谈,异域生活,冒险生涯,或者英雄传奇、帝王传记等。此以一字以概括之,曰奇。后者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因身份的平等、所写之事的易于感知产生共鸣而获得读者认可。如言情小说,所写的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的爱情之梦,易于让读者进入角色与情节;还如平民化散文,所说的无非是日常生活态的所见所闻所思,真实到一如听朋友聊天,并让人不用多少思考,即有所得。它没有说教,不谈形而上的玄学以崖岸自高;不设置阅读障碍考读者的智力。这种平等与常态的写作姿势,加上风趣生动的语言,细腻感人的描写,是赢得读者接受的一大因素。也许有人认为畅销书只是满足了大众读者浅层次的情感与心理(精神)需要,距人文的终极关怀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如脱离了大众的当下的情感与精神(心理)需要而奢谈终极关怀,就像对一个诉说没饭吃的穷人说,你别急,我们一定会想法为你提供法国大餐或满汉全席。其实对一个饥饿者来说,你只要能提供一份快餐就够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畅销书排行榜上,文艺类作品以中上等读物为主而不是最优秀的、最具艺术性与先锋性的作品的原因所在。这也是为什么哲学与学术书难以跻身畅销书排行榜的原因所在。

就这一点来说,我们要勇于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最优秀的作品未必是最畅销的,最畅销的,也未必是最好的。当我们在写作与阅读中注重作品是否畅销时,我们就或多或少

地牺牲自己的审美原则与思想力度以与大众的阅读趣味协调或曰妥协。

作为作家,他应关心他作品的读者接受率,作为职业写作,他更应关心他作品的市场大小。在现代图书出版商业化的时代里,这一点尤为重要。图书作为传媒的一种,其影响力取决于图书本身的发行覆盖面。一个有影响力的作家,肯定是有一大群读者支持的作家。从这一点来说,每个作家都应关注他的作品是否拥有读者。

但事实的情况是,大陆的作家在文学写作中存在着忽略或拒绝读者市场的三大误区。

一是关心作品能否获奖。所写作品的定基调取决于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关心的是宣传口径是什么,主管部门有什么说法。他在写作时分析历年获奖作品及其获奖因素,甚至逐个分析评委的审美口味、艺术履历等,从而制定自己的写作策略。如此等等,他的作品固然可以获奖,但读者市场被他忽略了,他的作品的生命力也就在发表出版和被主管部门评奖这一过程中是存在的,其后就随着评奖活动的结束而消亡了。这正像大陆某些报刊,刚从主管部门领回奖,发行部门就把退订单送来了。为某几个主管领导或评委、主编办报刊编报刊及写作,肯定与为大众读者写作与办报刊的写作宗旨不符。几个人点头了,几千几万人就摇头了。这类报刊与作家就是这样把自己的作品给拒绝在读者市场之外的。

二是过分强调作品的写作私人化与自娱性,而忽略读者市场的存在,忽略大众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体系存在的合

理性。

三是作品的前卫性、探索性和对传统阅读的挑战性，使读者市场相应的缩小。

对第二个误区，大家很容易理解。过分宣泄个人情感的作品，如果你不是个公众人物，谁还关心你呢？一己的恩怨悲欢，与世人何涉呢？至于第三个误区，作家们见仁见智，意见不一，我这里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太热衷于形式的创新，往往忽略了内容的充实。文学史告诉我们，每个文学流派、每种文学技巧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一种文学体裁是否在一个作家手上得以完美地表达，并不是光靠一种技巧所奏效的，它理应是所有该体裁艺术技巧的综合发挥。另外，文学作品的好坏，艺术形式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和内容比起来，还是一个相应来说次要的方面。具有独特的发现的内容并表述好内容才是关键。而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述好内容，向文学的艺术传统学习，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阅读趣味和接受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点上，在艺术形式上过分强调前卫性的作家们，是犯有拒绝读者市场的写作策略上的失误的。（也许相反，在我看来是如此，而在前卫作家那里却正是一项有意的追求。保持写作风格的个性，有时不得不以牺牲传统的读者市场作为前提。从这一点上说，这是文学的殉道者神圣的奉献。从这一点上说，内地没有琼瑶与古龙，是一件好事。港台没有北岛、舒婷、西川这些优秀的中青年诗人，则是港台文学的遗憾了。）

作为一个泱泱出版大国，既然港台出现了不少优秀的

畅销书作家,内地(占人口、地域更广泛的内地)也应有许多优秀的畅销书作家才是。然而,遗憾的是,内地的畅销书作家不但谈不上多,连列一个排行榜恐也难以列出。在内地,职业作家(注意,这里说的是职业作家,而不是专业作家。)还是为数不多的。有特色的职业作家更少。譬如武侠作家,言情作家,侦探作家……我们能点得出的有多少呢?从这一点上说,内地没有自己的琼瑶、席慕容,自己的金庸、古龙、梁羽生,没有自己的柯南道尔、阿嘉莎·克里斯蒂与森村诚一,则是内地文坛与出版界的耻辱。

文学常识告诉我们:所谓作家,是靠写作为生的人。而内地的作家有几个是靠写作为生的呢?为区别于一般作家,我们不得不把那些以写作为生的作家加上“职业”的字样。职业作家,就是这样界定一个概念的。对中国内地来说,职业作家,太少了。而有特色的职业作家更少。这里,王朔写京味顽主型现代平民小说算一个,郑渊洁写儿童文学作品算一个,叶永烈、权延赤写纪实文学算两位,写武侠的职业作家,熊沐、残墨算两位,雪米莉、江上鸥、沧浪客、周郎各算半个(雪米莉是田雁宁、谭谈的笔名,且是武侠、侦破、言情都写,姑算半个;沧浪客、江上鸥,一在大学任教,一在出版社当老总,聊列其半;周郎兄弟是两人合作,且各有职业,也只能充半个。)《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于当代作家中把王占君、冯育楠、聂云岚、曹正文也列为内地武侠小说家,这几位的武侠小说创作都不算多,甚至根本不能算武侠小说家。像王占君的小说,与其称武侠小说,不如称其为历史传奇小说,《白衣侠女》书名像武侠小说,其实写的是农民起

义。冯育楠的《津门大侠霍元甲》《自然大侠杜心武》是人物传记类作品，与小说无涉；聂、曹两位均是编辑职业，写武侠只是偶一为之。有一种《武侠小说赏析辞典》把写《神鞭》的冯骥才也列入，更是强拉名家以壮内地武侠作家队伍，是明显的“拉郎配”了！要不是慑于老舍、鲁迅的威望太高，他们说不定把写《断魂枪》的老舍和《铸剑》的鲁迅也列入武侠作家之列呢。

职业作家，有特色的职业作家，大都有过多年的职业写作的历史。他们大都遵循所从事的文学类型写作的“游戏规则”，发表过相当数量与质量的作品并有自己一定特点和创新。而要做到这点，需要职业作家有相当的敬业精神，要经过较长的案头准备与职业写作训练期。这对于某些浮躁的、急功近利的作家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这也是内地缺少有特色的优秀职业作家的一大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激励机制与出版机制问题了。这一部分，恕不展开细说了。长期以来，内地所参照执行的那个《稿酬标准》大概是以饿死职业作家为标准的，知识界、文学界对此早就有微词了。这种稿酬标准，只会令作家生气、沮丧，何谈激励机制？整个出版运作机制也大成问题。可以这么说，内地的出版社没有一家有自己麾下的职业作家的。许多出版社在抓出版软资源——作家的具体运作上，在真正尊重作家的劳动成果方面，乏善可陈。为作家在电台电视台报刊等媒体上作宣传或像包装影视与歌舞明星一样进行包装，更是破天荒的事。像台湾的皇冠出版社为琼瑶作的宣传，香港《明报》为金庸作品所开辟的专栏，联经出版社

为所出书作家所作的宣传，内地的出版机构与报刊有几家这样做的呢？一些缺少目光的内地出版社在武侠、言情领域里只会移植港台作家的作品，一窝蜂地一拥而上抢出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或琼瑶、三毛、席慕容。港台作家作品占这两类畅销书市场的90%以上，乃是这种现象的必然结果。

——在这篇为《陈天下武侠作品首选集》所作的总序里，把数年前说的那些话，不嫌其烦，老调重弹，赘述如上，自有我的命意。我旨在通过这些，说明在内地，要做个有为的有特色的职业作家的不易。要做个有为的、有特色的职业作家，需要一个好的出版社肯帮衬、扶持、奖掖。而这些内容，在今天，都有了特定的所指。诸缘辐辏，今天出版《陈天下武侠作品首选集》，使内地武侠作家有了和港台武侠作家同样的待遇，给了内地武侠文学迷们对港台和内地武侠作品比较高下的机会，是为内地武侠文坛之一幸；得同砚夏原春君热心襄助此事，担纲统筹出版发行策划，俾使内地出版社能一次性推出内地武侠作家的十数卷作品，以尽内地武侠文学迷的阅读之兴，二幸也；大众文艺出版社，以新社力推内地武侠作家出来，体现了出版社领导远大的出版家目光，更是可敬可赞。如假以时日，长此发展下去，内地武侠文学的兴旺固然指日可待，便是内地职业作家各形成特色，广开文学创作之五色七彩繁花，亦指日可待也！是为内地畅销书坛、出版界之三幸也！

是为序。

赤铁谨识

一九九八年六月于京都

《神魔武林正传·龙蛇千幻曲》序

写作《龙蛇千幻曲》时，我正在跟江湖人物打交道。对龙蛇混杂的江湖来说，时至公元一九八九年前后，早失去了百千年前江湖特定的含义，而变得新颖起来，也简单起来。铁血江湖与大侠风度已是神话，我们遇上的只是龙种变成跳虱的末路江湖人物，这类穿西装或时装的江湖人物在传统的江湖里只能归入下九流或下三滥。

这些人主要是被昔日江湖称为混混儿的小痞子，那些不成气候的小流氓，拐骗者（小老千）、窃贼、娼妓、打手、行凶的罪犯、牙医、草药郎中等。

而我充当的，大概是古时的小镇捕快兵勇之类无名角色，是保境安民的治安者。——这是一个很卑微的工作，但让我接触到社会与人性的阴暗的一面、异态的一面。这除了对我写作积累了对人物类型观察的材料和对人性、社会的深入了解外，还让人学到一些江湖的“唇典”（江湖黑话）和规矩。而这些新的材料，使我对我所掌握的一册册一卷卷关于江湖的书籍资料有了新的认识，让我可以感性地理解关于江湖的一切。

在我故乡的镇上有一座素壁上有我题书的“剑评楼”。我从行伍解甲归田后曾寓此近三年。《神魔武林正传》半数以上手稿，出诸“剑评楼”。现在屈指算来，这已是十年前事矣。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东坡悼亡之作的首句。十年的

人是物非，于我何尝不有沧桑之叹？其间从省作协的图书编辑部到某报社当编辑记者，把一个家在长江上搬来运去，饱受颠沛之苦。而在几个单位辗转的履历也使我更看清了一些人物。君子小人之杂处，向来是君子狂狷失意而谄媚小人总每每得志于当时的。

因而我还是挂冠归隐，作我的书斋侠客梦去。

龙蛇千幻，然在岁月的风雷电火的劫炼之后，一切终将分明：龙者，自将挟风云而起，逍遥于物外；蛇者，依然匍匐地上，以虫蚁为食，应时而生，亦应时而亡。

——虽然，蛇在伊甸园，曾是智者。

爰代序。

陈天下

一九九八年六月

关于天下

——写给读者诸君的话

陈天下

我有过好些笔名，有自取的，也有报刊与出版社的编辑先生给取的。但我决定为我在内地正式出版的武侠小说第一个选集重新取一个笔名。这笔名就是我在版权登记时定下的“陈天下”三字。“陈天下”三字，将成为我以后在从事武侠文学创作时用的唯一笔名。此前，我写武使用的笔名，还有剑评、圣小鱼、子安等，在此次出版的书中，还有意存留着若干雪泥鸿爪。

天下，是什么？

《辞海》释义有三：

一、古时指中国范围内的全部土地，也指全国。

二、指全世界。

三、为庄子一篇文章名。

我取名“陈天下”，一是结合我的姓“陈”而表述我的一个职业志向：用我小小的笔“陈(述)天下(全国、全世界)(的种种可观可读、可圈可点、可人可笑、可悲可叹、可歌可泣之人情事物)”。二是表示我的不忘本。“天下”，据《辞源》释义，就是大地的意思。所据是因为旧说地在天之下。天地合为一个世界。天下是什么？自然就是载负山河草木、江海平川的大地，那不为人所瞩目的土地儿。我取名“天下”，表明我本农家子弟，乃一个“土”人。我就像是那些所有天底下都有的泥土们，是那些随处可见的土地上一块不起眼的土疙瘩儿。天上是云雨雷电，是日月星斗，人必须仰视才可看见。而你若肯俯观，便看到天底下那面朝黄土背对青天的我的存在。

如果“土”指民间，那么作为通俗文学作家，其创作之源肯定在民间，在世俗生活中。因此，我注定是一个土人、俗人。咏花吟月之类高雅的事，与我无涉。

人自宋后少名桧。命名者大多求美求吉求气魄，希圣希贤希强乃至希名希财希福，不一而足。取名者总希望避开那些被人们心目中认为不好的名字。如桧与桧，因为是夏桧和秦桧用过，再无人用。其实，桧，古时通杰，杰出谁不想？桧，古时与松并称，嘉木也。《诗经》咏道：“淇水悠悠，桧楫松舟”。桧，同时又是棺盖的装饰。当年秦桧取名时，

除了取其楷模乔木之意外，当有人生盖棺论定，死得美誉之思。因为夏桀秦桧的缘故，这两个本来挺好的用字，都被人弃而不用，套用西湖岳庙的联语，亦是“文字无辜作奸名”了！

我取名陈天下，乃是因为这名字在历史上只有一个人用过，而这人又是一个短命的、不能算好人的人。这个以“天下”为名的人，就是五代时后唐开国皇帝唐庄宗李存勖。李存勖是唐时以镇压庞勋、黄巢起义而封晋王的李克用之子，于后梁三年称帝，国号唐，史称后唐。同年灭梁，都洛阳。关于这个李天下，史家记载道：五代后唐唐庄宗（李存勖）知音能度曲，自演唱，取名李天下。（见《五代史·伶官传》）对其政事为人，《辞海》于“李存勖”条下有评：“专事杀掠，贪财如命”。公元926年，邺都兵乱，李存勖命成德节度使李嗣源往讨，嗣源反攻洛阳，存勖为伶人所杀。（见《旧五代史庄宗纪》《新五代史唐纪庄宗》条下。）

看来，这个李天下，于李存勖不过是一个艺名。知音能度曲的音乐造诣，使他成为历史上又一个梨园皇帝。（在他前面该是唐玄宗李隆基）文武之才能开国，能灭邦，又有艺术细胞，却落得仅四十一岁被戏子所杀的下场，能不让入于此反思？聪明不可恃，权威不可恃，杀孽不可重，财富不可贪。这便是李天下给人的教训。

我取名陈天下，乃是以古人为殷鉴，告诫自己要度德量力，莫妄自自大，莫激烈苛刻；财贿不可贪得，居心不可险仄。中庸近圣，平凡即福。天下何广，一己何渺。得失随心，增减由缘。由是，庶几可于异日全身而退出江湖矣。

《圣经》说：你来自尘土，复归于尘土。

我只希望有朝一天，还能回我的海中村里，过我的牛角挂经的耕读生涯。那时，天下是天下，我自是我。

在每个作家心中，都有一个世界。在每个作家笔下，都有一个天地。如果我此生有所奢望，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写作能“自成天下”，不因人成事，不重复前贤今人，且私心希望有一天能风行天下——虽然我也知道现实生活并不是“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正像西方谚语说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作为一个写作人，总得有些“狼子野心”。我的“野心”就是有一天能“陈行天下”。这就像姓张姓李的作家心下想的有朝一日能“张行天下”或“李行天下”。——只不过他们没说出来而已。

不过，无论是否能“陈行天下”，我都将信奉这样的信条：诚行天下。古训曰：修辞立其诚。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写作人，诚实为人，诚恳待人，诚意属文，这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的正心诚意，才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像愚公移山一样感动上苍，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

记得早年读庄子的《天下》，对这篇陈述当时天下各家学派理论主张的大文，取名《天下》，殊为不解：此文其实并不是讲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或述天下事物千奇百怪的洋洋大观，而是一反庄周先生写《逍遥游》那种恣肆汪洋的文风，从“天下治方术者多矣”论证“百家众技”只能得道之一偏，叹息于“道术将为天下裂”。我取笔名，固然有博陈天